



一个女人与三个男人的爱情故事
曲折，离奇，沉重
带给我们深深的思虑

农村的少女少男
他们也会冲破世俗的禁锢
冒险地追逐



虽然生活得那么原始、凄婉
却刻印着美的淳朴
这就是曾经的乡村

银翠





银翠

周应合/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银翠/周应合著. —北京: 中国社会出版社, 2009. 10

(双百大地印文丛)

ISBN 978 - 7 - 5087 - 2777 - 6

I . 银… II . 周… III .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56241 号

书 名: 银 翠

著 者: 周应合

责任编辑: 霍静丽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出版社 邮政编码: 100032

通联方法: 北京市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新龙大厦

电 话: (010) 66080300 (010) 66083600

(010) 66085300 (010) 66063678

邮购部: (010) 66060275

电 传: (010) 66051713

网 址: www.shcbs.com.cn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凯达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153mm × 225mm 1/16

印 张: 13

字 数: 135 千字

版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5.00 元

总序

镌刻在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中国作家协会主席 铁凝

由中央文明办、民政部、文化部、新闻出版总署、国家广电总局、中国作协等六部门组织的“情系农家，共创文明”系列公益文化活动之一——百部农民作品陆续出版了。这些作品，浸润着农村改革发展的雨雪风霜，散发着神州大地的泥土芬芳，书写了新中国建设成就的无比辉煌，表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令人为之自豪，令人为之骄傲！当前已经推出的作品由小说、散文、诗歌、故事、戏剧、书画等组成，堪称体裁多样。这些不同体裁的作品，从不同的侧面、不同的角度，忠实地记录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农村所发生的天翻地覆的伟大变革，是新中国农村沧桑巨变的生动写真，是当代农民鲜活形象的人物图谱。通过这些农民作家的作品，我们不仅看到了60年来我国农村发展的清晰走向，更令人欣喜的是，我们还看到了在物质方面逐渐富裕起来的农民，已经开始了新的精神文化追求。在新中国的创作史上，还很少有过这样全方位展示农村文化建设成果的集群式作品；在新中国的出版史上，也很少有过这样成规模出版的农民作者的系列佳作。因此，仅从这个角度来审视，这些作品集中出版的意义就不容小觑。

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的作品，是当代农民反映新中国农村辉煌历程、扫描农村全面跃进历史、倾诉自己人生体验的作品，视角独特，意义不凡。60年来的新中国成就，创造了世界历史上的伟大奇迹；30多年的改革风云，书写了一个民族凤凰涅槃的整体记忆；13亿人口大国横空出世的进步嬗变，其对人类贡献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为过。尤其是它镌刻在丰饶沃土、广袤农村的改革履迹，更让我们叹为观止。今天，

这些农民作品让我们看到了这种巨变的现实——从北国的山村到南国的水乡，从西部的黄土高坡到东部的新兴市镇，新中国的建立使苦难落后的农村换了人间，新一代的农民正英姿勃发地前行在希望的田野上；这些作品还让我们理解了中国现代历史的艰难进程，改革开放的深度内涵。面对这些，农民作家们怎能不将激情诉诸笔墨，用多种文学体裁来言说自己的喜悦，勾画自己的憧憬，抒发自己的感喟，表达自己的诉求！可以高兴地说，这些作品正是他们——历史见证者参与者的农民作家自己的切身感受。

不仅如此，这些农民作家艺术家表现自己独特审美追求，弘扬民族优秀传统的佳作，风格是质朴的，文本是厚重的。作者特殊的精神站位和农村丰富的文学资源，彰显出农民创作一种独特的审美效应。作品自然流露出的乡土色彩，朴素乡音、独特方言的恰当运用，也是这些作品的一个亮点。

“情系农家，共创文明”活动意义十分重大，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蓝图非常动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一翼是文化建设，文化建设的主体应该是农民。了解农村、熟悉农民的这些作者，他们所创作的优秀文学作品，农民读者喜闻乐见。因此，只有农民作者队伍壮大了，农村群众的文化活动才可能持久，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才能获得绵绵不绝的文化原动力。而帮助他们提高创作水平，则是专业作家责无旁贷的光荣任务。本次活动中，许多作家和农民作者结成帮扶对子，热心辅导农民作者的创作。这既提升了农民作者的文学水准，又使作家自身获取了鲜活的生活素材，创作的艺术灵感。希望通过这样的活动，真正实现牵手双赢。为了在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添一份力量，中国作家协会还将把这项活动深入持久地开展下去。同时，中国社会出版社大力发现、培育、扶持农民作者，出版百部农民作品，为新农村建设送去宝贵的精神食粮，更是一件意义非凡之举措。因此，我很高兴地应邀为之作序，更看重这些农民的作品本身即是镌刻在农村丰饶大地上的改革履迹。

序

郭奇若

“羲皇故里”天水，历史悠久，人杰地灵，英才辈出，是一块蕴涵着深厚历史文化的风水宝地。进入二十一世纪，随着天水经济的发展，文学艺术事业日益繁荣，形成了创作实力较强的天水作家群，周应合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从泥土里走出来的周应合，是我市乃至甘肃省乡土文学创作的代表作家之一。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他就执著于农村题材小说的研究和创作，从《老脸》、《二旦》、《苏二嫂》、《交粮》，到后来的引起省内外作家、学者密切关注的《占媳妇》、《麻犬子》、《周家的羊群》等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及散文，无不是对农民命运和农村社会变迁的文化思考和忠于生活原生态艺术的展现。正是这种洋溢着时代生活的气息，有着文学和社会双重价值的小说作品给我们以深切的思考和启示。他的作品才能够两度获得甘肃省敦煌文艺奖、黄河文学奖，并被《新华文摘》、《读者》等名刊转载。

《银翠》是周应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也是我市近几年长篇小说创作的一个重要收获。这部小说是周应合乡土小说创作

的延续和拓展，与他以往重选材、突出人物形象刻画、昭示人物命运、张扬真善美一脉相承，只是视野更广阔，人物的性格更复杂，涵盖时代内容更加丰富多彩。

作者用细腻的笔法为人们展现了一个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二十世纪四五十年代，三位农村青年同时追求一位漂亮、贤惠的姑娘。要娶姑娘为妻，一是取悦于姑娘本身，二是打动姑娘的父亲，而姑娘和她父亲的着眼点不一致，这就使得小说的故事情节丰富起来，复杂起来，人物因为性格、志趣不同立体化了。数年来的马拉松爱情、婚姻争夺战后，世俗的根深蒂固的财富地位观念，最终将几个青年推向了悲剧的深渊，得到了爱情的丧失了健康，没有得到爱情的人性中恶的因子开始膨胀，一幕幕悲剧开始上演。个人生活因追求爱情而跌宕起伏，个人命运在时代风云裹挟下一次次改变方向……

小说的格调是沉重的。为了追求美好的爱情而不懈努力，为了得到幸福的生活走向罪恶的深渊，结局与初衷的悖谬，理想与现实的不可把握性，都是作为个体的人无能为力的。作者没有也不可能指出这其中的根由是什么，他的使命是把这段悲喜交集的生活托起来——用语言文字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观赏、领略、咀嚼、思考。周应合最过人的是作品中没有叙述者的声音和好恶，他十分冷静地描述他要展现给读者的生活中的这些有趣的章节，即接近于客观存在的原生态，毫无疑问这是一部泥土气息非常浓烈的优秀作品。

语言是文学作品不可缺少的光芒，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成败。这部作品的语言十分讲究，尤其是后半部分的场景描写、环境描写、细节描写，渲染与白描适得其所，恰到好处。此外，情节安排也疏密得当，起伏有致，最后的结局把悲

剧推向高潮，催人泪下，为整部作品画上了完整的句号，而留给读者的思考才开始拉开序幕。

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不仅是对周应合的鞭策，更是他勤奋创作，写出更好作品的一个新起点。目前，随着国务院对《关中——天水经济区发展规划》的批准颁布，相信天水不光在经济方面，而且在文化方面会飞速发展，希望天水的周应合们再接再厉，用沉甸甸的文学成回报社会，无愧于这个伟大复兴的时代。

(本序作者系中共甘肃省天水市委常委、副市长)

第一章

我叫大旦，是跑跑山人。我一生共有三个母亲，第一个母亲叫银翠。她是我们那块地面上最漂亮的娘儿，以致若干年后，我父亲在我面前总是说，你的那个大母亲是我们这方圆的拔尖娘儿，她的漂亮这么五十多年来没有人能比得上。你见过白蘑菇吧，她的脸蛋比它还白；你见过倒柳树吧，她的腰身比它还柔和；你还见过二月天的白菜吧，她比白菜还鲜嫩。我父亲说话的时候，脸上是一副得意的神情，好像他得了啥宝物似的。我的第二个母亲听了父亲的话给我说，你要相信父亲的话哩，你的大母亲真心疼呀，是人蕊蕊，像仙女一样哩。

于是我就知道我的大母亲很漂亮。

我的大母亲银翠是刘家河刘豆腐的女儿，刘豆腐和老婆都像豆腐一样白，他俩就孕育了比豆腐更为白嫩的银翠。

刘豆腐的豆腐在我们这块地面上很有名：柔软、醇香、耐放，他的豆腐一从竹箩里榨出来，整个庄子就充满了那种黄豆黏稠的芳香，整个庄子好像被掩盖在九月的黄豆地里。他用竹箩榨出来的豆腐像磨盘一样坚硬，滚一架山也摔不烂。我们这块地面上的人们中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刘家河的豆腐滚几架山都摔不烂，那是真金！”成为教导人的谚语，也是人学习的

榜样。

刘豆腐成年做着豆腐的生意，周围四邻八庄的人都来他家买豆腐，于是人们都与刘豆腐很熟了。银翠大约七八岁的时候，就给父母帮忙做豆腐。她干的活儿就是在父母拐豆腐时，她坐在手磨子旁边往磨眼里灌豆榛。她灌得很妙，当父亲的拐把拐过去时，她快速往磨眼灌一勺，当父亲的拐把拐过来时，她已把勺快速提起。后来，随着年龄的增长，做豆腐的活她都能干了，不知不觉她出落得如刚出锅的豆腐一样白嫩了，也如一粒从豆荚里跳出的豆子一样饱满了。更重要的是她身上散发着一股黄豆清淡的芳香，如一团气笼罩在她的周围，让人精神大振，食欲增加。

庄里庄外的人来刘家河买豆腐时，都发现刘豆腐家的豆腐比以前更醇香了，但不知道具体香在哪里，反正人们都爱往刘豆腐家跑，把自己的黄豆自动背到刘豆腐家去卖。通向刘家河的路总是那么热闹那么宽大。

那年，十六岁的父亲第一次去刘家河买豆腐。他去的时候并没有拿钱，而是背着半袋黄豆去换豆腐。

我家与刘家河很近，只有二里路，下山，过一条河，再绕过一个山嘴再过一条河就到了。父亲去的时候，刘豆腐和老婆正在做豆腐，大锅里的豆花已经煮沸了，刘豆腐正在点豆浆，这个时刻是做豆腐最重要的时刻，任何人是不允许进豆腐房子的。如果有生人进入了豆腐房子，豆腐会跑掉了，会变坏的。这是做豆腐的人的一个规矩。可是我父亲不知道这个规矩。我父亲是一个十六岁的少年，家里又没有人做过豆腐，于是不知道规矩是合情合理的。就是因为这个规矩我父亲和同样年龄的大母亲有了一次手拉手的机会。

我父亲背着半袋黄豆正要进豆腐房时，就被正在院子里晒



豆渣的大母亲看到了。她喂地喊了一声，发现父亲没有理睬，就跑过去一把拉住父亲的手，把父亲猛地扯了回来。我父亲被拉得莫名其妙，但当他看到大母亲拉他的手时，他年轻的心中响了一声，这一声微响就拉开了他们的爱情序幕。宣告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年时代结束了，一个崭新的有滋有味的时期到来。这如大雾笼罩的世界，太阳一出来，云雾慢慢退去，山头露出来了，世界变得清晰了，原来世界里是有山有水的。于是父亲知道这个世界还有比生命更为宝贵的东西叫爱情。

我父亲知道这个世上还有一个人名叫银翠。

我父亲在这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大母亲，他感到惊奇，觉得有什么人提前安排好的。其实没有什么惊奇，这就像我那年将一头公羊和一头母羊拉在一起，在一座山上一起吃草生活一样简单。只是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谁罢了。

我父亲一看大母亲拉他的手，发现这双手与别的手不一样，一直握进他的心里去了，与他的手有一种共鸣，在肌肤与肌肤之间摩擦的地方有一支歌在歌唱，声韵震颤着他的每一根神经。他觉得自己轻盈起来，像一根虚拟的泛着七彩光华的虹。

你的手好绵。我父亲说。

你不能进去。银翠说。

你不想放开我的手。我父亲说。

豆腐正在点浆。银翠说。

你的手很有力，捏得我的手好暖和。我父亲说。

我怎么拉着你的手？银翠说。银翠一看见她拉着父亲的手，赶紧把自己的手丢开来。

你不抓好我的手，我就会进你家豆腐房去。

银翠又赶紧牢牢抓住我父亲的手。

我父亲的心中一支小提琴又拉响了。这支歌通过我父亲的手传递到银翠的手上再传到银翠的心中，这使十六岁的大母亲惊奇地知道，十六岁的父亲与她能共同弹奏一支歌，她并且弹得很好。她的心中像一面五月的花坡。他俩都无师自通。

豆浆点好了，刘豆腐从房里走出。他浑身带着一股热气，像一块刚出锅的豆腐。

爸，他硬往我家的豆腐房里跑，我给抓住了。大母亲抓着我父亲的手说。

抓得好，以后生人来就这样抓他。刘豆腐说。

刘豆腐仔细看了父亲一眼，说：噢，是富哥子的儿子，一看你的样我就知道是他的儿子，你家富哥子还好吗？好几年不见了。

我父亲说：病在炕上好几年了。

刘豆腐说：你家富哥子是个好人。哎，银翠你现在不必拉他的手了。富哥子那几年和我常去四川背茶，人也好得很，常给我帮忙哩。呀，人一辈子快得很，说老了就老了，说有病就有病，说死就死的。

银翠才知道自己还拉着我父亲的手，赶紧把手松开了。

刘豆腐说：呀，想不到富哥子的儿子也这样大了。今儿给你便宜换几斤，拿回去给你父亲补一补身子。

我父亲根本没有听到刘豆腐说了些啥。他的眼一直没有离开大母亲的脸。他认真地读了读大母亲的美丽的风韵，她的美丽如太阳的乍长乍短的光芒让他无法睁大眼睛。她的眼睛特大，水光粼粼，黑眼仁骨碌碌在眼眶里旋转，像一双会说话的好动的鸟儿；嘴角特别地小，像一瓣花朵吐香盛开；项颈如飞动的白鹤有流动的美感。衣服虽然宽大，但宽肩，细腰，大胯，长腿，已显露无余。



大母亲的美丽唤醒了父亲的审美情趣，也唤醒了我父亲的审美欲望，他第一次被大美大艳震动了。

乡村里人好事，谁家有一个好看姑娘，他们成群结队去观看，这就与我们看电视看戏一样具有娱乐的性质；同时，也是一场默默无声但声势浩大的一次选美活动。于是，周围四十八庄的男男女女以到刘豆腐家买豆腐为由，来偷偷欣赏大母亲的美色。大母亲高高兴兴地给他们倒水煮茶，还给他们做大麦面的饭，他们就坐在大母亲不远的地方，品评大母亲看人的眼神，倒水的动作，走路的步态，吃饭的样子，发辫的盘旋方向，鞋上花儿所绣的针脚，等等。他们选美的范围很广，又很细，很挑剔，让人很害怕，但又让人很渴望。虽然选取这块地面第一大美人，没有奖品没有奖金，但获得的荣誉是极其金贵的，令人炫目的。

十六岁的大母亲被公认为我们这块地面上第一大美人。

四十八庄好事的男男女女都跑到刘家河滩看我的大母亲。许多年轻的男人一看到大母亲的漂亮，不想回家。他们以给刘豆腐干活为理由，整天与大母亲在一起，他们不求啥，只求常与大母亲在一起，说一句话。但许多人还是没有这个福气，与大母亲一句话都说不上，有时连大母亲的一次面也见不上。

那些日子刘豆腐很高兴，高兴的是这么多的人来人往，他家的生意很不错。

这时，刘豆腐要求大母亲很严了，不让她随便和男人说话，更重要的是对男人不能笑。他认为女人的笑很重要，那是最宝贵的，不能随便看到一个男人就笑，这就像美丽好看的花一样一年开一次，才显得珍贵，每天开花还有啥珍贵的哩？于是大母亲每天把一张脸像门一样关闭，一点表情都没有。但看

到大母亲的人都说，大母亲的这种表情冷得好，给人有种冷艳的感觉，像冰山的雪莲一样让人无法企及，倍感她的可贵。

大母亲的这种表情是大母亲装出来的，每到晚上的时候，大母亲就埋怨刘豆腐说：爸呀，我一天把脸装得一本正经的，不说一句话，不笑一下，令我难受得不行啊。刘豆腐说：你现在就好好笑笑吧，大声笑吧，把一天积累的笑都笑出来吧。大母亲刚笑了一下却哭了。

刘豆腐对大母亲的表现要求很严格，而刘豆腐的老婆对大母亲的针线活儿要求极严，她要求大母亲绣花、缝衣服、纳鞋底样样精通。每当月亮上来的时候，她就让大母亲在月光下绣花，练习针脚、辨色，练就一手盲绣的本领。大母亲十三岁就学会了织布，十五岁就学会了刺绣，十六岁学会了缝衣，一家人的衣服都是她一个人缝的。刘豆腐的老婆对大母亲茶饭要求很高，不但会擀，而且要会蒸；不但会蒸，还要会拉。刘豆腐的老婆给大母亲说：作为一个女人，针线和茶饭都要精通哩，只有这样你到丈夫家才不受阿娘的折磨呢。

大母亲这些手艺全学会了。大母亲就做了一个才貌双全的女人。于是大母亲就在我们这块地面上很有名声了。

于是大母亲就把我父亲的心勾走了，也把我父亲这一层年轻男人的心都勾走了。

我父亲每天都要到大母亲家去一次，不去他就忍不住。我爷爷让他到地里干活，他背着干活的工具，就走了。他把干活的工具放在地里，就跑到大母亲家了。他到大母亲家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大母亲家的豆腐房里挑十几担水。

但这天，他去的时候水已经被几个先去的少年人挑够了。这几个少年是虎娃、苏关子、喜斤等。他们几个正在帮大母亲



推磨。父亲无事可干，就隔着长长的墙给推磨的大母亲说笑话。他大声说：银翠，你听着我给你说句笑话。银翠说：你说我听着哩。父亲说：古时候，秦州城里有个县长爱画虎，可是他画的虎不好，很像个猫，可是人们不敢说他画得像猫。有天，他又向一个人夸耀自己的虎画得怎么怎么好。那人说，大人画得虎很好，世上越大的东西越怕它。县长说世上什么东西最大？那个人说世上天最大。县长说天最怕啥？那个人说天最怕云。县长说云最怕啥？那人说云最怕风。县长说风怕啥？那人说风怕墙。县长说墙怕啥？那人说墙怕老鼠。县长说老鼠怕啥？那人指着县长画的画说老鼠怕大人画的这……

听到这里，正在推磨的大母亲忍不住笑了一下。

我父亲就跳进磨房里，坐在一个离大母亲很近的黄豆袋上给大母亲说笑话。父亲说：银翠你听好，我再给你讲一个故事，很短很短几句话就完了。有个六岁的学生娃第一天去学校，刚上课不久他就去小便，老师允许他去茅所小便，刚过了一会儿，那个学生娃就回来了，满脸通红地说他没找到。老师把他叫到跟前说了学校茅所的地方，那个小娃又走了，过了一会儿又回来了，说他还是没有找到，老师又让一个比较大一些的学生陪着那个小学生去找，又过了一会儿，那个大一点的学生和那个小学生回来了。老师说这回找到地方了吗？那个大一点学生说这回找到地方了，他把裤子穿反了。

听到这里，正在推磨的大母亲又笑了一下。

我父亲看到大母亲又笑了一下，又说：银翠你听好，我给你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更短，三句话就完了。一家人有三个丫头，一个五岁，一个三岁，一个只有半岁，他们的父亲每天回家，他的三个孩子都拥上来，把他缠得没办法，最后他讨好地说，乖，乖，不要吵啦，老大最乖，老二也乖，只是老三

不乖。他的老婆不服气地说，你怎这么说话，三个丫头的表现不都一样吗？这位父亲说，何必太认真呢，反正老三太小，听不懂嘛。

听到这里，银翠又笑了一下说：这不是欺软怕硬吗？

我父亲说：银翠，你真灵活，我给你讲的就是一个欺软怕硬的故事。

我父亲还要给银翠说笑话，刘豆腐拿着一把扫帚走过来说：你说啥，你还要说啥，我要打死你，你父亲要你到地里干活去，你却到我这里说闲话。

我父亲看到刘豆腐的扫帚向他打来，他赶紧跑出了豆腐房子，站到刘豆腐的院子里时，才看到我爷爷已经在院子里等他多时了。我父亲接着又跑了起来，沿着长长的河滩像鹿一样奔跑着，不一阵就无影无踪了。

虎娃、苏关子两个是我父亲的最重要的情敌，他们从来没有把我父亲看在眼里，我父亲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虎娃是马家山财主马汉水的儿子，马汉水很有钱，是我们方圆最有名的富汉。虎娃来的时候，骑着一匹大红马，身穿绣有云朵图案的绸缎衣服，头戴红色的绅士帽，完全是一副绅士的打扮。大母亲的耳坠就是虎娃送的，大母亲家用的那个大铁盆、大木桶及一对石磨是由虎娃的父亲马汉水弄来的。于是每当虎娃来的时候，刘豆腐很热情，好像刘豆腐的上等亲戚来了。虎娃来后很主动给大母亲干些活的，但刘豆腐不让他干。刘豆腐说：你能来我家是抬举我了，是我家的荣幸，你是财神哩，你一来我家的生意就好起来。虎娃每次回家的时候他都要买一些豆腐，用马驮回去，他家里吃和亲戚朋友吃。每到过春节的时候，虎娃来到大母亲家，买五六百斤豆腐用车拉回去，



这算是虎娃对大母亲最有力的报答。虎娃不善于说话，只有用自己的行动表达对大母亲的爱。

苏关子的父亲是这块地面上的一个木匠，长得五大三粗，有一手非凡的技艺，周围一些大户的房子都是他盖造的。十五六岁的苏关子像他父亲一样长得五大三粗，每当苏关子来的时候，刘豆腐表现得不热不冷的。苏关子力气很大，干活特别卖劲儿。苏关子给大母亲家干了很多的活儿。他似乎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似乎要凭借他的勤奋感动大母亲。

大母亲与他们不说不笑的，只在刘豆腐不在的时候，才和他们说一两句话。我父亲不爱干活只是说一些不三不四的话，没有实干精神，最让刘豆腐讨厌。我父亲一到大母亲家，刘豆腐就让我父亲滚远，他已经从心底里不喜欢我父亲，他怕我父亲说笑话让干活的人不好好干活。

越是这样，我父亲越爱往刘豆腐家跑。这天，我父亲去的时候，虎娃、苏关子、喜斤等，已经给大母亲干活多时了。他们一看到我父亲来了，他们合伙儿不让我父亲给大母亲干活，推豆腐。因为当时我父亲又瘦又小，他们都不怕他。可是大母亲就挡住他们，大母亲说：让麻狗子进屋来，他是一个会说话的人，给我们讲一个笑话吧，提一提精神，你们看我们干得多没劲儿。我父亲就趁机跑进他们的豆腐房里了。我父亲就坐在一袋黄豆上，给他们讲笑话，笑得大母亲眼睛淌出了泪，笑得大母亲站不住了，就躺在地上，大母亲就给我父亲求饶说，你别说了，别说了，笑死我了。这时候我父亲趁机拉住大母亲的手，把大母亲从地上扶起来。这时虎娃说：麻狗子，你真鬼，你处处想着占她的便宜哩，你看你不干活，只一两句笑话，就摸了她一把。虎娃这么一说，才把苏关子们提醒了，才发现我父亲又占了大母亲的便宜。他们几个就把我父亲按在地上打起